

台灣人物 陳運棟

陳運棟

第一輯



譚叢物人灣臺

輯一第

著 棟 運 陳

5

庫 文 術 藝 燈 七

社 版 出 燈 七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十日初版

臺灣人物叢譚

第一輯

七燈藝術文庫 5

著者 陳運
發行人 張鏡
出版者 七燈出版社 明棟

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一八一號

電話：（〇三六）六二六五四三

郵局：四二三江文雙戶

印刷者 廣益印書局
臺中市北屯路二九六號

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1479號

• 訂正或更正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。

定價：4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臺灣人物叢譚第一輯目錄

序

一、談藝旦王罔市到詩人王香禪	5
二、用矛齊赴師，爭推爲徐驥	25
三、抗日英烈藍翎遊擊楊載雲	41
四、乙未抗日桃園地區之戰	53
五、大甲帽的創製人高洪鴻女士	63
六、命途多舛的江祖榮進士	75
七、陳星堂先生的抗日詩	87
八、談黃氏認祖詩外八句與內八句	95

九、無淚可揮惟說詩——談本省的擊鉢吟	105
十、一年夥計酬杯酒，萬戶香煙謝土神——談尾牙	119
十一、羅漢腳——擾亂清代臺灣社會治安的人	127
十二、嘉應才子宋芷灣的一篇八股文	135
十三、慶祝臺灣光復一長聯	145
十四、黃南球先生軼事	157
十五、進士後裔從政，儒者胸懷總輸他覆雨翻雲手	165

臺灣人物叢譚第一輯序

個人、家庭、地區、國家、民族都有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。過去的是歷史，現在面對的是工作和生活環境，未來則是前途。開創前途，把穩工作方針，以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，則必須藉對歷史的了解以通古今之變。這也是阿歷克斯哈雷的「根」，所以會成為近年美國一本最暢銷小說的根本原因。據說，這本小說的暢銷，掀起了美國白人和黑人的一陣尋「根」熱，就連卡特總統也有人替他窮本溯源，找到了他祖先與英國女王伊麗沙白一世，以及和美國國父華盛頓沾有親戚關係，而美國的第一位百萬富翁也是卡特的祖先。尋「根」之所以如此令美國人熱衷，大概是由於美國這個新起的國家沒有民族作「根」，大家為了表明自己的「其來有自」，阿歷克斯哈雷的「根」，恰好給他們提供了榜樣。

其實，歷史對許多讀者來說，它本身便是很有趣味的讀物。當然，更由於

「通古今之變」和「鑑往而知來」的要求，歷史實已成爲人們不可不知的對象。在過去的觀念中，歷史所記載的都是大事，國家興亡，王朝盛衰，往往集中在少數重要領袖人物的身上，帝王將相，聖賢豪傑，遂成歷史活動的主幹。近代的觀念，則認爲歷史的目的，不僅在紀錄過去的事實真相，而更在研索其真實的意義，評斷其時代的價值；從而作爲現代人與千秋百世之後人類活動的資鑑。以政治及政治人物爲重的歷史固然仍爲重點；以文化、社會等爲對象的專史，以及以地區鄉土爲範圍的地方史，也日漸發達；而且由於人類活動日益繁縝，交往日益密切，專史地方史的重要性乃有與通史並馳之勢。

政府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即已倡導推行民族精神教育，經歷多年，績效並不顯著。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是不可諱言的，一般學校太過注重抽象的意識形態，而忽略了具體的行爲模式，因而不能將民族精神堅強的內蘊，契入青年學生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則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就以歷史教學來說，循著課本來探討帝王將相，英雄豪傑的往事，終究是隔了一層，倒不如從青年學生身邊的

序

「人」和「物」上，指導他們去體認，反而來得透徹。就以臺灣史實的探討來說，從永曆十五年延平郡王入臺以來，三百年間，臺灣大事，就如滿清一統，日本割據，存亡絕續，興衰迭更，而臺灣的所以終能重歸祖國懷抱，則完全依賴民族精神的感召。這當中志士仁人，相繼而起，有的是開物成務，利溥生民；有的是赴湯蹈火，膏身斧鉞；有的則是抱殘守缺，砥勵名節。史家記述，不可謂不多；祇是所述內容大抵依據官方資料，很少能從鄉土「人」「物」中去尋「根」。因而使這些可敬的仁人志士，在皇皇巨篇的介紹下，也仍然使時下的青年學生感到隔了一層。

鄉土觀念、民族意識、國家精神，看起來是三個不同的詞彙，解釋上也往往有差異，其實它們是一個東西。我個人的看法是：鄉土觀念為民族意識的發端，民族意識為國家精神的主流。堅強的鄉土觀念，足以鞏固民族意識，濃郁的民族意識，才足以構築國家精神。

基於這種認識，最近幾年來所讀的書，縮小到以臺灣鄉土「人」「物」為

範圍；而尤以自己了解比較透徹的人物，和青年學生急於想知道的文物制度爲主。偶而也把趣味性較濃，可讀性較高的心得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。這裏所收集的篇什，就是其中的選集。取名爲「臺灣人物叢譚第一輯」，沒有別的含義，只是表示這裏所談的是以臺灣爲範圍的「人」和「物」。既然是讀書心得的報告，當然還會有「第二輯」「第三輯」……繼續呈現在讀者的面前。

本來沒有出書的打算，感謝江上兄的慇懃，七燈出版社的好意，趕在龍馬飛躍的戊午新春出版這本集子，作爲賀春的小禮物，還希望讀者們指正我的缺失。

民國六十七年元旦 陳運棟

談藝旦王罔市到詩人王香禪

「藝旦」已成爲本省的歷史名詞。「藝旦」又叫做「雅旦」，「藝妓」或「藝者」。在日據時期爲了表示她的女性化，「旦」字往往寫成「姐」字。

藝旦在日據時期的本省風月場中，佔有很高的地位。爲當時的富商巨賈和風雅名士所嚮往。比較高尚的交際，多召藝旦執壺，或假藝旦香閨作爲招待貴賓的地方。

藝旦藝妓，顧名思義，當然要有一藝之長的妓女，才够格擁有這個名號。往日臺北市的藝旦，大部份都集中在大稻埕（現在的延平區）一帶。藝旦的住家叫做

「藝旦間」，這兒既是她們的香閨，也是她們的「營業場所」。因為藝旦間和妓院不同，妓女是集合幾個或十幾個妓女營業；藝旦則只是一兩個藝旦的高臺艷轍。藝旦間也設有供客飲食的餐廳、會客室等設備。這些設備的裝璜，雖然沒有今日觀光旅社的堂皇，倒也是雅潔高尚，別具一番風格。藝旦間的門楣上，往往掛著寫有她花名的名牌，這一名牌也就是她的招牌。

一個女人要登艷轍，當藝旦，並不是容易的。她從小就得請曲師教導演唱北曲（平劇）或南管，訓練喝酒；有的還要跟名師學習琴棋詩畫。因此有些聰慧的藝旦，不但能唱北曲南管和流行歌，而且也能够彈揚琴，彈琴琶、下棋、吟詩，朗誦古文，甚至跟客人唱和吟哦。且有了艷麗的秀色，高雅的風度，風趣的談吐，驚人的酒量，才能够獨樹一幟。這種獨樹一幟的藝旦，紳士名流趨之若鶩，以能一親伊人芳澤爲樂。其高貴風雅勝過今日的交際名花和影視紅星。

藝旦在風月場中是以陪酒獻藝爲主的，不像一般妓女的隨便接客渡夜。她們是以「賣藝不賣身」爲號召，她們的香閨專供客人招待賓客或二三知友小酌，並且大部份的藝旦都是以「出局陪酒」爲主的。當時大稻埕的兩大酒樓「江山樓」和「蓬

萊閣」爲藝旦們的大主顧。因爲在這兩家大酒店宴客的人，都是召藝旦去執壺陪酒，獻唱以助興。

當時的宴會，流行著所謂的「二次會」，就是客人召藝旦在「江山樓」或「蓬萊閣」飲宴之後，再到藝旦間去吃清粥或重整杯盤繼續飲宴，稱爲「二次會」。如果三五知友在藝旦間「二次會」，夜闌人靜，聽藝旦清脆婉轉的歌聲，別具一種情調；再加上那妙齡藝旦如小鳥依人的懇懃款待，確能使人流連忘返。整日忙碌於商務的人，這種恢復疲勞的享受，若能自制而不入迷，藝旦間倒不失爲是個消閒除勞的好地方。

臺北是本省政治商業的中心，當年在交際場中，藝旦更是不可或缺的點綴和配合，由於環境因素的關係，曾出過好幾位色藝俱佳的藝旦。王罔市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。

王罔市是臺北市艋舺草仔鞍（現在的臺北市龍山里）人。出生在一家六口的魚販人家，生活很艱苦，依靠她的哥哥王仔塗過活，而王仔塗只是一名魚販，收入有限。她的所以被命名爲「罔市」，與她的出身很有關係；因爲在福佬話裏「罔市」

含有「養養看」，「不得不養」的意思。因為家境的貧寒，王罔市從小就被龍山寺旁，一位名叫董仔治專訓練藝旦的婦人所收養。這樣就註定了她辛酸累累，唱曲陪酒的生涯。

王罔市到了十六歲時，早已長得亭亭玉立，風姿綽約，貌美而有歌舞天才。於是乎由她的養母董仔治的安排，開始登上艷轎，出道為藝旦。因為她能唱出一口好北曲，頗為人所稱頌；又因人長得膚色白皙凝潤，兩顆眼珠子滴溜溜直可勾人魂魄；聰明又好學，這便由一名叫王子鶴的把她介紹到大稻埕劍樓苦學去學詩，書塾老師趙一山教她以香草箋，她便朝夕詠誦，刻意模倣。這一來，才藝便得大進。同時也把她不雅的名字，改為「王夢癡」。

也就是因為這位王夢癡能詩，所以當時藝名紅遍了半邊天。但是出乎人意料的是，就在她紅得發紫的時候，她突然南下臺南，終於從良嫁給了舉人羅秀惠。相傳她的從良，是受到當年的抗日英雄陳秋菊的侮辱而引起的。

陳秋菊是文山堡人，當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，法軍侵犯臺灣，由水師提督孤拔，統率法艦，封鎖基隆、淡水港口。秋菊為了救鄉衛國，募集義勇五百人，

協助官軍把法軍擊退，事後論功，清廷賞他四品頂戴，以都司補用。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，日軍佔據臺灣，秋菊又糾合義民，奮勇抵抗過日軍，在日軍佔據臺灣的最初二、三年間，他還是不甘屈伏，避居山地，不斷地偷空襲擊日軍，日軍把他恨透了，說他是「土匪」、「反叛」，欲得之而後甘。秋菊最後還是因為勢單力薄，難以久持，才接受了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招撫。但是當時部份無識的人民，仍然隨口稱他們爲「土匪」。

有一天，陳秋菊來到了王夢凝的藝旦間，指名要會她，王夢凝聽說是陳秋菊，不肯出來，還脫口說出：「他不是土匪啦嗎？我不見！」這話碰巧又給秋菊聽到了，很氣憤地悻悻然而離開了。

秋菊有個堂弟叫陳蝶生，經營碾米廠；王夢凝原不曉得他和秋菊是昆仲。過了幾天，蝶生寫了封信去邀請王夢凝到家裏陪酒，她就坐了轎子來了，落座不久，秋菊也到了，一見到她，就指著她破口大罵：「誰不知道我陳秋菊是一條頂天立地的好漢？妳好大的膽子！竟敢背後罵我是土匪！好！我現在就做土匪給妳瞧瞧。」說著，就呶呶嘴，吩咐身邊人，把她的上下衣服剝個精光，擰了出去。想想這位紅藝

一旦，平日裏都是受人憐寵的，那裏遭到過這樣的奇恥大辱；她傷心的在家哭了好幾天，再也不肯留在臺北了。她的養母董仔治只好順了她，開碼頭到了臺南重張艷轍。在臺南不久認識了號稱「花花世界生」的羅秀惠。

羅秀惠，號蕉鹿，是個舉人出身。日本人佔臺時，一度避居北京，事定後才回來臺灣，定居在安平。當時的臺灣總督以懷柔手段為統治方針，說是慕名情殷，極願以禮相見，招他來臺北，詢以「治臺十策」，這位舉人老爺就上了鉤，糊裏糊塗竟靠攏了。據說還「深受賞識」，到了兒玉源太郎繼任總督時，就聘請他為臺灣日報的漢文主筆，並協修臺南縣志，不久又被任命為臺南師範學校的漢文教諭，臺南士商公會會長等職。以後又到廈門，創辦廈門日報，辦不多久，停了刊，又回臺灣接受臺灣日日新聞的聘請，主持漢文版，一直受到日本人的豢養而供其驅使。這位舉人老爺生性却風流放蕩，又能詩能文，尤工豔體；只是早年出了天花，滿臉痘癩，像倒翻的石榴皮一般，人又長得高大，模樣很不好看。別瞧他一條粗黑大漢，而在女人面前，偏工一個「小」字訣，爲了他「深受日本官憲的賞識」，生活還过得去，自命不凡，每愛流連秦樓楚館。

這位舉人老爺羅秀惠，文學素養當然不錯，藝旦們震於他的文名，紛請索題，他綴字成聯，工拙不計，專在巧妙上著墨，如題「香痕」的嵌字聯：「香嚼脂膚青衫賞識；痕貽釵股墨客流連。」又「小旦」一聯：「小小自憐護香巢而誰主；旦旦信誓歌蘭芝而通辭。」他和王夢癡也是原來就相認識的，再度重逢，常相往來，王夢癡有詩贈他：「誰信天花不自由，穠春煙景澹於秋；爲何一樣東皇寵，紅自含歡綠自愁。」羅舉人原是個窮讀書人，這時自覺「得意」；王夢癡自從受到陳秋菊的窘辱之後，早有從良的意思，經不起這位能「小」且「閒」的舉人老爺，向她花言巧語，一道不設防的心坎，終於給他攻下了，至此只好自己拿出私蓄來贖身，正式嫁了這位舉人老爺。

「自古紅顏多薄命」這句話也許成了定律，王夢癡嫁給羅秀惠後，並不理想。

原來這位舉人老爺頹靡荒唐慣了，雖然擁有了王夢癡，仍沉湎酒色，到處牽惹；不久，又和臺南才女蔡碧吟勾搭上了。王夢癡聽見了，微言婉諷，不但毫無效果，而且碰到他的火氣頭上，還會飛起一脚，罵她是「歹查某」。王夢癡怔了一怔，終於噙著眼淚走了。

蔡碧吟是「三世儒學之家」蔡國琳的長女。蔡國琳字玉屏，一字春巖，臺南人，清光緒十八年壬辰科舉人，祖籍福建泉州府晉江縣。祖父名福，是一名生員，父名觀瀾，字汝搏，是一位廩生，候補州同知。一時俱能顯正。乙未滄桑之變後，他曾經設館於延平郡王祠之旁，授徒有年。裁成甚衆，南部客屬有名的曾春華及丁南金兩位抗日烈士，也都是出自他的門下。只可惜他晚節不保，還是參加了兒玉總督後來爲招撫臺灣文人而召集的「揚文會」，替異族張目。所謂揚文會，是取唐玄宗送王俊巡邊詩：「振武威荒服，揚文肅遠墟」的意思，日本統治當局對本省同胞的鄙視，莫此爲甚。蔡舉人飽讀詩書，豈有不知之理？明知而又覲顏參加，當時那些稍知氣節的人士，莫不鄙薄其人。

碧吟秀麗能詩，並寫得一筆簪花小楷。十七八歲時，她父親將她許配給門下弟子賴文安，文安英年秀發，也中了舉人，可是才豐命蹇，已經是決定了嫁娶的吉日了，而他竟得了急病死了。碧吟原要守節以終，在家裏侍父終老。有一天，她和繼母因爲小事起了齟齬，繼母說她：「無福做舉人奶奶」，她竟爲了這句話的刺激，就改變了初衷，決意要嫁個舉人，來爭這口氣。羅秀惠也是蔡舉人的學生，和賴舉人